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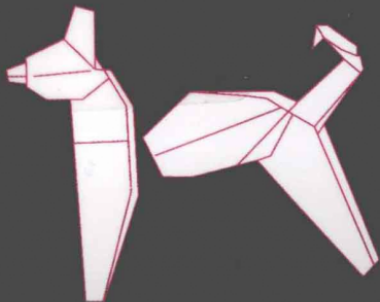
# 愤怒 审判

陈静思 译

# TRIAL BY FURY

古典推理文库  
CLASSIC MYSTERY

克雷格·莱斯  
CRAIG RICE



新婚夫妇杰克和海伦前往威斯康星度假，他们来到一个当地的法院大楼办理钓鱼执照，并很快被卷入一场谋杀案。杰克来自黑帮之城的芝加哥，自然而然地受到当地警方怀疑。结果他很快进了大牢，海伦只得求助他们家的老朋友马龙前来帮忙。但就在此时，第二起爆炸案在银行发生了，杰克洗脱嫌疑后却又神秘失踪，而马龙终于不负所托，解开所有的谜团。

本案包括一个众人监视下的广义密室……

令马龙最筋疲力尽的一案，只因为一只名为大力神的狗！

上架建议◎文学·小说·推理

ISBN 978-7-5463-5807-9



定价：28.00元

Trial by Fury  
CRAIG RICE

杰克逊县的法院大楼里，阴暗的长廊一片死静，几乎没有一丝风的痕迹。沿着高高的天花板边缘，阴影已陷入了黑暗，如烟雾般无法穿透；天花板下方偌大的空间里，只有一点点古怪的光亮，灰暗朦胧又有些发蓝，似乎这就是它的本色。双扇大门外，正是骄阳正午，而走廊里却像是幽暗黄昏。

即便是夏日最热的一天，死气沉沉的空气里仍弥漫着一丝凉意，若有若无，让人不安。

地砖上有一片极小的碎纸屑，正打算清理的管理员哈维·巴顿这会儿也停了下来，站在原地侧耳细听，仿佛想捕捉到一些能给他壮胆的声响。

当然，之后他说这是种预感。他说那天早晨一起床，他就有这种感觉。其实也不算是什么预感，就是隐约有种很不舒服的感觉。没错，也可能是天气的缘故，或者没准儿是头天晚上喝的那

杯啤酒坏了事。不过,这种感觉可要不祥得多。说这话时,他颇有些得意。

厚重的大门突然打开了一扇,刺目的阳光让他直眨眼。热浪扑面而来,像是从火炉里蹿出来的一样。一长串巨大的黑色云层挂在树梢,骄阳的威力逐渐消退。每片树叶,都纹丝不动。

“看样子要下暴雨了。”哈维·巴顿对刚进来的一对情侣亲切地说着,然后重重地关上了门。

“里边儿倒挺凉快的。”那男的一边说,一边擦着额头上的汗。

管理员好奇地盯着他们。这男的一头红发,又高又瘦,汗涔涔的脸上有很多细小的雀斑。他身边的女孩子,用哈维后来的话说,真是个好尤物。

即便是今天这种超乎想象的酷热天气,她仍显得很清爽。富有光泽的灰金色头发,每一缕都整齐服帖,苍白的脸色,精致的面容,高贵的气质,更让她接近完美。对那些设计师和密歇根大街上的时装店,哈维·巴顿一无所知,但那套纯灰色亚麻套装穿在她身上,婀娜的线条也能让他明白何谓赏心悦目。

“该死的县书记官在哪儿呀?”女孩的语气倒是欢快得很。

“你应该问,县书记官在哪里。”她的同伴严厉地说,“这可是高尚的地方。”

哈维·巴顿咧嘴一笑:“哪个该死的家伙要找书记官呀?”

“你学得倒挺快。”女孩说着,回他一个灿烂的笑容。

“他在楼上法庭里,”管理员告诉她,“今天县委们都在这儿开

会。”听他的语气，仿佛开会的是一群天使，“不过，要是你们是来领结婚证书的话，他的副手可以帮你们。”

“那个我们已经有了，”红发男人说，“这次我们想办个钓鱼执照。”

“不过，”女孩补了一句，“如果你们今天有商场促销，我们也许会考虑某位年度名模穿着的时髦货。”

巴顿霍尔<sup>①</sup>仔细考虑了一会儿。“你们还是去找县委书记官的副手吧，”他最后说，“顺着走廊直走，左手边第一扇门。”

这对夫妇向他道谢之后就走开了。地上多了一丁点儿烟灰，肉眼几乎看不见，是从那个金发女孩的香烟上掉下来的。他正在清扫，楼梯上咔嚓咔嚓的脚步声开始此起彼伏。管理员让到一旁，看着四十二位县委一拥而出穿过走廊。接着，他又开始清扫他们留下的小渣子。

要是大家愿意保持整洁的话，这座法院大楼其实很美。他环顾四周，眼中充满了赞赏。在一八八二年那会儿，建造法院大楼可是人们的拿手好戏。气派的镶板大门，高高的天花板，花式瓷砖地面，还有随处可见的精美的木工制品。

他来到走廊尽头，打开门，往外瞥了一眼。才短短几分钟，天已经完全黑了，漫天乌云像一件大氅，压在树木枝头。一丝风都没有，法院大楼的广场上鸦雀无声。

“这场雨下起来可不得了。”看着天色，管理员发表了结案陈词。

---

① 原文为 Buttonholes。管理员名叫 Button，英文意思是“纽扣”，Buttonholes 的英文意思也是“纽扣、扣眼”，是当地人对他诙谐的别称。

他关上门，在洞穴般幽暗的走廊里，打开了电灯开关。比刚才好不了多少。

一个灰白短发、衣着考究的高个子女人急匆匆地跑进来，然后用力关上身后的大门。管理员向她点头问好。“巴顿霍尔，斯金丁斯鲁德先生还在这儿吗？”

“是的，麦高恩小姐。他在楼上。”过了一会儿，门又开了，走进来一个白发男人，大腹便便，满脸通红。管理员赶紧绕到他身后把门关上。

“下午好，参议员先生。”

前参议员佩弗利生硬地点点头，然后气喘吁吁地爬上陡峭的楼梯，往二楼走去。哈维·巴顿，又叫巴顿霍尔，他疲惫地叹了口气，扫完最后一点纸屑和烟灰，然后把垃圾倒进一个金属箱里。箱子上还有他煞费苦心写着的一句话：

**请保持环境整洁。**

他刚打扫完毕，那对年轻的夫妇就从县书记官的办公室里走了出来。巴顿霍尔笑容满面地为他们打开大门。金发女孩看着门外阴沉的天色，皱起了眉头。

“我可不想现在出去。”

“开车来的？”巴顿霍尔问。

她点点头，指了指停在大楼附近的一辆时髦的蓝绿色敞篷车。

“那你们最好还是等到暴雨停了再走，”管理员说，“夏天的暴雨下不了多久。”

红发男人耸了耸肩，说：“好吧。给我们找个地方休息一下。”

“我们没有这样的地方。”巴顿霍尔遗憾地说。他挠了挠头，想了想说：“不过，在你们等候的这段时间，我很愿意带你们参观一下法院大楼。”看他的态度，就像是要带他们去参观泰姬陵。

“来吧，杰克，”女孩说，“这可是个好提议。你还从没参观过这样的法院大楼呢。”

杰克有些犹豫。“这样的法院大楼我见多了。我敢说，蒙着眼睛我也能找到洗手间。想当初在格罗夫县——”

巴顿霍尔眼前一亮。“格罗夫县，是爱荷华州那个吗？我有亲戚住在那儿，一九三二年我回去过一趟。不过得说一句，格罗夫瀑布那儿的法院大楼跟这儿可没法比。”

“你看看，”女孩热情地说，“杰克就是个不可救药的乡巴佬。逛逛法院大楼可能会让他洋气不少。”

“那我非得见识一下不可，”杰克说着看了看手表，“见鬼，我们混得一无所有，只剩下大把时间。来吧，海伦，开始观光。”

“我是哈维·巴顿。”管理员说。

“我是杰克·加斯图斯，”红发男人说道，“这是我太太。”

“很高兴认识两位。”巴顿霍尔边说边拿钥匙，大串钥匙一时叮当作响，“喏，你们已经去过县委书记官的办公室了。路政办公室和那儿差不多，法院书记官的也是，全都布置得非常雅致。这间

是县财政长官的办公室。”

他打开了门，举手投足难掩他的自豪。

一眼望去，这里和他俩刚才离开的那间很像，不过这间办公室两边都有窗户。房间很大，天花板很高，屋子里有张崭新的桃花心木桌子，旁边还放着一张巨大的拉盖式书桌，上面有许多划痕。房间虽然很大，里面却挤满了桌椅板凳、文件柜和办公设备。

在旧式的拉盖书桌旁坐着一个男人，他算是杰克和海伦见过的秃头里，秃得最彻底的一个了。那人很瘦，瘦到即使坐在转椅里也不显得矮，但最打眼的还是他那颗锃光瓦亮的秃头。海伦后来说，他连根眼睫毛都没有。

办公室那头有扇半开的铁门，通往地下室。旁边的角落里是台老式的黑色大理石壁炉，里面装着一架小小的蒸汽散热器。

“当然，这壁炉已经很久不用了，”巴顿霍尔得意地说，“现在就是拿来充充门面。”

“还好没用。”海伦说。

壁炉上方有一组相框，照片有些泛黄，旁边写着“一九〇二年法院大楼工作人员”。再过去一点，有块黑框的手写标牌，上面写着：

诚信之人乃上乘之作。上帝亲手打造。

“在格罗夫瀑布法院大楼的财政长官办公室，”杰克说，“标牌上写的是‘诚信为上策’。”



光头男人放下手里的分类账目，抬起头来。“这句话，”他冷冷地说，“是杰克逊县商会的口号。”接着，像是对客人礼貌地附和，他又补了一句，“不过，诚信确实是上上之策。”

“大家都对此推崇备至。”杰克客气地回答。

“这是古奇先生，”巴顿霍尔的声音从门外走廊飘了进来，“阿尔文·古奇。”

顺着走廊，他打开了隔壁那扇门。这间办公室和古奇先生那间差不多，只不过多了两个丰满的姑娘，正在两台加法机前忙得不可开交。还有，雕花大理石壁炉台上，摆的是整排一元店里那种玩具卡车。一个留着两撇大胡子的男人，用毡帽挡住眼睛，睡在角落的转椅里，鼾声如雷。

“这是路政处。”杰克很肯定地说。

巴顿霍尔一脸赞叹地盯着他，说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杰克故作神秘地说：“旧地重游。”他吹起了口哨，是段《快乐公路》的调子，“在格罗夫县，路政处长都是从彩票赌徒里选出来的。咱们去下个景点吧。”

巴顿霍尔会心一笑，用手肘碰了碰杰克的胸口，说：“切特·菲尼，路政处长，加工厂区附近有六座农场都是他的。”他突然停下来，板着脸一本正经地低声说，“他没事好喝上两口。”

“说不定他有段不为人知的伤心往事。”海伦难过地说。

管理员领着他们，沿着洞穴般的走廊一路走下去，打开了一扇扇大门，门上写着“县卫生站”、“院外救济”和“环保处”。途中

经过了两扇华丽的双开门，门上有块金字标牌写着“县法院”。

“锁上了，”他解释道，“富特法官度假钓鱼去了。”

他推开一扇门，门后是一条狭长的楼梯，极其陡峭。他领着他们走了上去。快到头的地方，还有段急弯，看起来很凶险。

“这只不过是后楼梯。”他解释说。

“连楼梯都有两座，”金发女孩说，“派头十足啊。”

楼上有两间略显沉闷的大房间，还有一个小小的门厅。巴顿霍尔说，一间是陪审员议事厅，另一间是作咨询商讨之用。门厅那头有扇门，是间杂物室。跟着，他们走进了法庭。

这房间真大，天花板非常高，灰泥墙面都刷上大理石般的花纹。法官席上方有幅褪色的壁画，好像跟公正有关，有一部分被国旗盖住了。

“多漂亮的屋子。”海伦说。

“你喜欢就好。”巴顿霍尔骄傲地说。

杰克则好奇地看着法庭围栏里的几个人。有两个巴顿霍尔刚见过了，麦高恩小姐和前参议员佩弗利先生，后者面红耳赤，满头大汗，一看就知道脾气不好。有个浅棕色头发，体格健壮的中年男人，巴顿霍尔说那是县委员会主席埃德·斯金丁斯鲁德。另外那个身材高大，相貌英俊，一头白色卷发的是县委书记菲尔·史密斯。

“要是有人审讯的话，这儿会更有趣些。”管理员抱歉地说，“不过法庭要到十月才开庭。”

“要是早知道我们会来参观，你们肯定会作些特别的安排，”杰克说，“说不定还会安排审理一起惊险刺激的谋杀案件。”

巴顿霍尔笑道：“杰克逊县已经三十二年没有发生过谋杀案了。三十二年前，杰伊溪那儿有个小伙子，因为一匹马，开枪打死了自己的老丈人。杰伊溪那儿住的都是些野蛮的家伙。”

“冲动是魔鬼啊，”海伦的语气很沉重，“也许还有些没有记录在案的隐情。说不定他也有不为人知的伤心往事。”

巴顿霍尔摇摇头，一脸严肃地说：“他声称那老人家偷了他的马。”他们缓缓地穿过法庭。法庭的另一边是座楼梯，宽大气派，厚重的仿桃花心木扶手直通楼下，让人肃然起敬。

“这才是正楼梯，”管理员说，“小的那座原本打算用作紧急通道，不过因为位置方便，大家反而一直用它。”

“别难过，”海伦说，“没准儿哪天这边出了紧急状况，大家都走主楼梯了。”

杰克已经走到楼梯平台上停了下来，一只手还抓着扶手。透过平台上方的拱形窗户，他看见窗外透着的不祥的阴暗又深了几分，光用眼看，也能感受到沉寂的空气多让人窒息。天边隐约露出一丝淡绿色亮光，更平添了几分恐怖。

“这场雨绝对非比寻常啊！”巴顿霍尔抬头看着窗户，满心赞叹地舒了口气。

“这天气让我觉得很恐怖，”杰克直截了当地说，伸手去摸香烟，“我从来不在乎什么暴风雨，不过这次直觉有些不一样，一种

久违的恐惧感。”

海伦看着他，欲言又止。

巴顿霍尔若有所思地打量着他。“你也那样吗？”

“那样是怎样？”杰克怀疑地问，听起来有些生气。

“未卜先知。我常觉得自己有这种能力。”

“这肯定会大派用场，”海伦说，“赛马时你很有收获吧？”

巴顿霍尔没接她的话茬。“我祖母是威尔士人，她就有这种天分。”他深吸一口气，“我永远都记得，那天阿特·托尼正和我继姐的大女儿约会，被她给碰见了。她直愣愣地看着人家，然后说：小伙子，你会有血光之灾。”他停下来熟练地往沙桶里吐了口痰，接着说，“那是她的原话。”

“我会说得委婉一些。”杰克赞叹地说。

“五年后，”巴顿霍尔说，“他喝醉酒，开车冲进了河里。”跟着他又补了一句，“不过好在我继姐的大女儿没嫁给他。”

“没准儿她也能未卜先知。”海伦说道。

他们到了楼下走廊，宽敞的长廊从法院大楼的前庭一直延伸到后院。忽然无端起了一阵风，像冰冷的刀锋一样划过湿热的空气，然后又突然没了踪影。

“管他什么暴风雨，”杰克·加斯图斯一把搂过海伦，打定主意说，“咱们现在就走吧，然后——”

这时他们听见了一声尖叫。

尖叫声是从他们头顶上某处传来的，奇怪的叫声戛然而止。

紧跟着又是一阵响动，是沉重的身体从狭窄曲折的后楼梯滚落发出的撞击声。

红发男人刚赶到后楼梯底部，前参议员佩弗利正好滚到走廊上。杰克弯下腰匆匆看了一眼。

“这下好了，”他面色凝重，“三十二年以来的第一起谋杀案，出现了。”



“但是不可能有人谋杀他啊，”在路政处处长办公室里的两个女孩中，有一个不停地念叨，“他可是佩弗利参议员啊。”

杰克看着她说：“很遗憾，不过我从没听说过参议员还有谋杀豁免权。”

他很郁闷，而且并不是毫无理由。“我们到乡下来，可就是为了躲开这档子事的。”他对海伦说道。

她同情地点了点头。“这不关你的事，”她说，“咱们离开这儿吧，继续去钓鱼旅行，管他什么谋杀案呢。”

“恐怕不行，”杰克说，“不等警察来就扔下尸体一走了之，就算是在乡下这也不妥。”

杰克提醒自己，虽然现在大家都盯着刚过世的佩弗利参议员，但要不了多久，大家就会用一种混杂着好奇和敌意的目光，对准他和海伦。海伦不会明白的。在格罗夫瀑布那儿待了五年的，

不是她。

法院大楼的走廊里，转眼间就挤满了人，真是匪夷所思。几分钟前，这里还像个空旷幽暗的洞穴，现在却被堵得水泄不通，大家都一脸惊愕，想看个明白。杰克抬起头，认出了灰白头发的是麦高恩小姐，矮矮壮壮的是斯金丁斯鲁德先生，还有高大英俊的菲尔·史密斯。其他人他就没见过了。

阿尔文·古奇顶着亮澄澄的光头，推搡着挤到人群中央。“佩弗利参议员中枪了！太可怕了！得想想办法！”

“不可能啊，佩弗利参议员怎么会死呢？”一个瘦瘦的戴眼镜的男人有些失控，“噢，五分钟前我还刚跟他说过话。”

“可这又能保证什么呢？”杰克没好气地说，“你以为他现在只不过是装死？”

他目不转睛地环顾四周。从第一声尖叫响起，他就在这儿了，没人从这扇大门里出去过。现在走廊里的这群人里，有一个，就是谋杀前参议员佩弗利的凶手。

有个穿褐色西服的年轻人，在楼上法庭里时杰克就注意到他了，此刻他已经穿过人群，站在那儿看着尸体。他棕发褐眼，是个帅气的小伙子，就是瘦得让人担心。在他的侧脸上，有一道铅笔印。

“杰里·勒克斯通，新来的地方检察官。”巴顿霍尔小声地告诉杰克。

地方检察官已经一脸惨白。

“可这确实是佩弗利参议员。”他的声音听起来很茫然。



“第一题完全正确，”杰克说，“接下来试试回答四美元<sup>①</sup>那道。”

杰里·勒克斯通没听见。他正不知所措地瞪着尸体，盯着白色亚麻西装的后背。

“他不能死啊，”他最后断然说道，“我已经跟他的女儿订婚了。”

杰克叹了口气。“那你只能再找个人牵着新娘入场了，”他深吸一口气，“哎，你打算怎么做呢？有人被谋杀了。你不能光站在这儿死盯着他看啊。”

杰里·勒克斯通怒目而视。“见鬼了，你这家伙又是谁啊？这儿又有你什么事儿？”他喘着粗气说，“你跟佩弗利参议员有什么过节？”

“我压根儿就不认识他，”杰克很愤慨，“我们不过是刚好来这该死的法院大楼领钓鱼执照的，碰巧有人谋杀了你敬爱的参议员岳父大人，别的我一无所知。”

“可这儿没人会谋杀他。”年轻的地方检察官说。他环视周围的一张张面孔，双眼充满了惊诧。“噢，我们大家可都是知根知底儿的。”

杰克看见海伦开口想说什么，用手紧紧摁住她的胳膊。这正是他所担心的。这些人互相都认识。而他和海伦才是陌生人，是

---

① 1941年，美国开启了一个很受欢迎的无线电问答竞赛节目“Take It or Leave It”（非拿即留）。由主持人在录音现场选出参赛者，逐次抽题，回答七道由易到难的谜题。第一关问题的奖金是两美元，第二关是四美元，累积到第七关总共六十四美元。杰克这么说，是揶揄他们总算有人肯正视前参议员已死这个事实。